

# 黄侃古音体系推求过程考论

任翔宇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黄侃的古音体系,并非循环论证的结果。其最初所定的古声二十三纽,是综合前贤的古声类研究成果而成。受邹汉勋启发,黄侃再将古声二十三纽中居于三等地位的群、于二纽和居于假四等地位的喻、邪二纽定为今变声,古声十九纽体系至此定型。与古声纽研究略有差异,黄侃的古韵部研究,是音类分析与音值研究分别进行,最后相互印证的过程。

**关键词:**黄侃;古音研究;音类分析;音值研究

**中图分类号:** H 11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4)01-0063-05

## A Research on the Derivation Process of the Ancient Phonetic System by Huang Kan

REN Xiang-yu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The ancient phonetic system by Huang Kan doesn't result from begging the question. The system of twenty three initials which are formulated originally by Huang Kan synthesize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ncient phonology studies by former worthies. Inspired by Zou Hanxun, Huang Kan formulated the two initials of qun and yu which lie in the third grade and the two initials of yu and xie which lie in the fake forth grade as the initials whose pronunciations changed in later generations. The system of ancient nineteen initials has been finalized. Differing from the study of ancient initials, the study of ancient rhymes by Huang Kan is a process in which he studied pronunciation type and phonetic value respectively and then verified them mutually in consequence.

**Key words:** Huang Kan; the study of ancient phonology; the analysis of pronunciation type; the study of phonetic value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在清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字、音韵、训诂三个方面都超越前贤,蔚为大观。黄侃站在清代传统语言学的高峰上,远绍汉唐、近承乾嘉,而又不受其局限,

一方面秉承乾嘉朴学精神,另一方面做出了现代语言学意义上的探索,在近代学术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产生过巨大影响。与章太炎、刘师培二先生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为学界所推重。

**收稿日期:** 2013-10-30

**作者简介:** 任翔宇(1980-),男,福建莆田人,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汉语音韵学。

黄侃的古音体系甫见于世人,即引来争议。章炳麟、钱玄同等人对之赞誉有加,而林语堂、王力等人则批评其为“乞贷论证”的结果<sup>[1]43</sup>。对于黄侃古音体系的由来,前贤多有推断。然而,详审诸家论述,颇有扞格之处。曾运乾曾云:“今人黄季刚就《广韵》二百零六部中考得古本韵三十二部,表之于次(作者按:表略)。从古本韵三十二部以考古韵,即二十八部。其中‘歌、戈、盍、末、寒、桓、痕、魂八韵’,于古本为四部。即阴声八部,阳声十部,入声十部。知此三十二韵为古本韵者,以韵中有十九古本纽。因此三十二韵中止有古本纽,异于各韵之有变纽,故知为古本韵。又因此三十二韵中止有十九纽,故知此十九纽实为古本纽。本纽本韵互相证明,一一吻合。”(曾运乾 1996:181)曾氏服膺黄侃的古音研究成果,方有以上论述。然而这样的赞誉方式却很容易为黄侃的古音研究招来“乞贷论证”之讥。

所谓“乞贷论证”,即循环论证,在循环论证中,论证的前提就是论证的结论,因此又称为“先定结论”。林语堂(1933)云:“更奇怪的,是黄侃古音十九纽说的循环式论证。黄氏何以知道古音只有十九纽呢?因为在所谓‘古本韵’三十二韵中,只有这十九纽。如果你再问问何以知道这三十二韵是古本韵呢?那么清楚的答案便是:因为这三十二韵中只有古本纽的十九纽。这种以乙证甲,又以甲证乙的乞贷论证(begging the question)岂不是有点像以黄脸孔证明中国人是伟大民族吗?”林氏又云:“实在黄氏所因三十二韵中,不见黏腭声母并不足奇,也算不了什么证据,因为黏腭的声母,自不能见于非黏腭的韵母,绝对不能因为声母的有无,而断定韵母之是否‘古本韵’,更不能乞贷这个古本韵来证明此韵母中的声母为‘古本纽’。王力与林语堂意见相同,也认为黄侃在建立自己的古音体系时犯了循环论证的错误。”

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学界对于黄侃的古音思想开始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潘从规、陈新雄、李开等先生从多个角度论证黄侃先生的古本音研究方法并非“乞贷论证”。我们在总结诸先生意见的基础上,再参照《黄侃声韵学未刊稿》中的重要资

料,对黄侃古音体系的推求过程做出勘测。

## 一、黄侃古声体系的推求过程

黄侃云:“古声数之定,乃今日事。前者钱竹汀知古无轻唇,古无舌上;吾师章氏知古音娘、日二纽归泥。侃得陈氏之书,始先明今字母照、穿数组之有误;既已分析,因而进求古声,本之音理,稽之古籍之通假,无丝毫不合,遂定为十九。”<sup>[2]</sup>(黄侃 1980:69)从黄侃的这一段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初步结论:黄侃古声十九纽是在继承前贤古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的,并非由自己古音体系中的古本韵二十八部推导而来。

古无“非敷奉微知徹澄娘日”九纽,已为当时学界公认。“黄君(作者按:即黄侃)则创‘声经韵纬表’”,持此古所无之九纽,进察《广韵》二百六韵,三百三十九小类,发现无此九变声之韵及韵类,也一定没有‘喻、为、群、照、穿、神、审、禅、邪、庄、初、床、疏’十三纽。那么这十三纽亦一定与‘非、敷、奉、微、知、徹、澄、娘、日’等九纽同一性质,到底是什么性质呢?那就是变声。四十一声减去二十二变声,所剩下的十九纽,就是古本声了。”(陈新雄 1993:446)陈新雄先生师从林尹、许世瑛、高明等先生治小学,林尹等三位先生皆黄侃入室弟子,所以,陈氏的判断应该有所本,值得我们重视。

潘重规亦为黄侃入室弟子,他对黄侃古本音的推求过程也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昔钱大昕氏谓古无非敷奉微及知徹澄诸纽,余杭章氏谓无娘日二纽,斯皆不易之论。故黄先生谓观《广韵》歌戈二韵音切,可以证知古纽消息。如‘非敷奉微知徹澄娘邪照穿床审禅日喻群诸纽’歌戈部皆无之,即知古无是音矣。夫歌戈二类,自顾江以来皆称为古韵者也。歌戈二韵所具之纽为见、溪、疑、端、透、定、泥、邦、滂、並、明、精、清、从、心、晓、匣、影、来十九纽而已。非独歌戈,举黄先生所谓古韵者,莫不如此,则十九纽俱为古读矣,故得命之曰古纽也”<sup>[3]</sup>。

陈、潘二人之说有不谋而合之处,均认为黄侃古声十九纽是以前贤古声纽研究成果为基础,

再加上自己的大胆推断,验诸《广韵》而得出的,是一个“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的过程。古无轻唇、舌上、娘日九纽为学界公认已成定谳,黄侃先生以此为基础,继续观察中古四十一声类中还有哪些声纽与此九纽的分布情况相同,然后又检核出喻、为等十三纽。至此,共有二十二纽为上古所无。以中古四十一声类为基数,除去这二十二纽,恰好得出黄侃古声十九纽。

对于黄侃古音体系的推求过程,陈、潘二先生的论述明显较曾运乾高明<sup>[4]</sup>,至少在表面上,论证了黄侃的古声十九纽并非以古本韵二十八部为筛选条件得出,这样,或可以为黄氏消弥“乞贷论证”之讥。

然而,我们遗憾的发现,陈、潘的论述与事实颇多齟齬之处。首先,验诸《广韵》,无轻唇、舌上、娘日九纽的韵类中,并非不出现喻、为等十三纽,比如曷韵有“□”(上“卅”下“揭”)字属喻纽。另外,我们据钱玄同手录《音学九种》及《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发现,黄侃古声纽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二十三纽到二十二纽,再到十九纽的渐进过程。并非陈新雄先生所谓四十一纽减去二十二纽得十九纽这么直接。

据钱玄同手录《音学九种》的《声韵通例》所载,黄侃曾定古纽为二十三类。黄侃云:“凡喉音五,影晓为清声,于喻为影浊,匣为晓浊。”“凡古音二十三纽,影晓见溪端透精清心帮滂皆清声,于喻匣疑定泥来从邪並明为浊声。”又云:“凡今音于古音二十三纽外,更增一十八纽:“知彻笛囟师照穿审非敷为清声,澄娘日床神禅奉微为浊声。”

这是黄侃在古声纽研究方面的最早论断。从这个论断中,我们可以得出两点信息。第一,黄侃古声体系的由来,的确与古韵二十八部无涉,持“乞贷论证”之讥者并未详审黄侃古音体系的推求过程,便率尔做出断语。第二,此古纽二十三类,是以陈澧《广韵》四十一声类为基础,参酌钱大昕、章炳麟、邹汉勋三人的古声纽研究成果而形成。钱、章二人证明古无“非敷”等九纽,邹汉勋认为古无照二、照三九纽,照系二等应归精系,照系三等应归端系。四十一声类减去“非敷”等九纽,再减去照系九纽,正是黄侃的古纽二十三类。

黄焯为《音学九种》所题的跋云:“古声定十九纽,《声韵通例》中云古音二十三纽,并数于喻群邪者,盖初时未定之论。”此后,二十三纽演变为二十二纽,并最终定型为古声十九纽。

在《第五表古今音同异》中黄侃定古声二十二纽,放弃了于纽古本纽说,将于纽并入喻纽。此时,黄侃已经开始用等韵原理审视他先前所得的古声二十三纽。黄侃述、黄焯编的《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是记录黄侃小学思想的一部重要作品,在这部作品中,黄侃云:“邹汉勋谓等韵一四等为古音,此为发明古声十九纽之先导。”<sup>[5]</sup>受邹汉勋启发,黄侃发现最初所定古声二十三纽中,于、群两纽处于三等地位而非一四等,邪纽虽处于四等,但实为假四等真三等,因此于、群、邪三纽俱不应属于古纽。于、喻中古即为一类,所以黄侃很容易便想到他们上古可能也是一类,因此,并于入喻得古声二十二纽,这是黄侃推求古纽的第二个阶段。在此基础上,黄侃进一步调整、精简自己的古声纽体系,最终将群纽与处于假四等地位的喻、邪一道定为今变声,并且重新划分于纽所属的古本声,古声十九纽体系就此定型,此后再未做过公开改动。

## 二、黄侃古韵体系的推求过程

李开(2002)认为黄侃推求古本韵的过程与古本纽无涉,求古本韵是用等韵分析法,对古今音系的韵部系统一一对比,并由今音音系的韵部推求而得。“黄侃以钱表(作者按:钱玄同《韵摄表》)开口呼中的开口一等韵,以钱表列明清齐齿呼中的开口中四等韵,作为古本韵……也就是说,黄侃对《广韵》206韵审音,凡一等韵和四等韵为古本韵”<sup>[6]</sup>。

李开先生的初衷是善意的,他把黄侃古韵与古声体系的推求过程割裂,以说明黄侃的古音体系并非“乞贷论证”的结果。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却是:使黄侃古韵体系的基础变得非常脆弱,又陷入了曾被王力先生所批评过的窘境中去——“而且他(作者按:指黄侃)所指出的古本韵,实际上是在韵图上居一等和四等的韵。舌上音与正

齿本来没有一四等,轻唇音与日母本来没有一四等,自然不能入于黄氏所谓古本韵之中。由此看来,黄氏只在每一个韵部中(例如之部或支部)拣出一个一等或四等的韵(例如之部哈韵居一等,支部齐韵居四等),认为古本韵,这对古音系统仍不能证明,反倒弄出不妥来”<sup>[7]</sup>。

黄侃的古韵系统是以古声十九纽为基础而来,前代学者已多有论述,兹录谢一民的有关论述如下:

“黄氏既考得古韵二十八部、古本声十九纽,复以声之正变与韵之正变互相印证,创《纽经韵纬表》,类析《广韵》,以见三十二韵中皆但有古本声十九纽,与他韵类杂有变声‘喻为群知徹澄娘日照穿神审禅邪庄初床疏非敷奉微’等二十二纽者迥异,则知此三十二韵——二十八部之韵,即陆氏所定之古韵,与顾、江、戴、段、孔、王、严、章诸氏所考,正相吻合……”罗常培、陈新雄、潘重规等人与谢一民观点相同或相近。

其实,对于古韵二十八部的由来,黄侃本人已经有过明确的表示:“韵部多少,古今有异也。《广韵》中诸韵,但有十九声者,皆为古音(除上去两声不用),又以开合同类者并之,得二十八部”<sup>[1]100-101</sup>。以此看来,陈、潘、谢三人的观点由来有自。

也有学者认为黄侃的古韵体系也和其古声纽体系一样,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后出转精”而成。如:王力先生曾说:“黄氏心目中先有三个成见。第一是他的老师章炳麟的古音二十一纽和古音二十三韵部;第二是戴震的古韵二十五部;第三是段玉裁的古无去声说,再加上他自己的古无上声说。”<sup>[8]</sup>

评价黄侃的古韵体系时,王力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黄侃在古韵研究过程中,对于音类和音值两个概念区分得并不十分清楚。张世禄先生认为黄侃将“音类”研究和“音值”研究混淆了。“黄侃所谓‘古本音即在《广韵》二百六部中’,这句话就意味着古音和今音的‘音值’都已经完全确定了,因而断言:‘今音中一部分与古音‘音值’相同的,就是‘古本音’;另一部分与古音‘音值’不相同的,就是‘今变音’。”(张世禄 1985:《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序言)“三个成见”,是王力先生对

黄侃古韵韵类研究的评价,前文提到的选取一四等作为古本韵,则是王力对黄侃古韵部音值研究的评价。

在段氏古韵十七部的基础上,黄侃增加八部入声,再参考孔广森(东冬分立)、江有诰(侯部入声独立)、章炳麟(脂队分立)等人的研究成果,古韵二十八部的格局已基本完备,这是黄侃的古韵韵类研究思路。刘逢禄分古韵为二十六部,与黄侃二十八部体系接近,所以《古韵谱稿》扉页有黄侃亲笔:“十九声之说略同于新化邹君,廿八部之说略同于武进刘群,予之韵学,全恃此二人与番禺陈君而成,不可匿其由来也。”

另一方面,黄侃以古声十九纽为标准,考察《广韵》二百零六韵,发现“歌戈”等三十二韵仅与古本声相配,所以,推测此三十韵为古本韵,合并开口之后,得古本韵二十八部,这是其古韵部音值研究的成果,此二十八部恰与其音类研究所得的结果相吻合。

### 三、结 论

黄侃的古声二十三纽体系(古声十九纽的前身),是综合钱大昕、章炳麟、邹汉勋等人的古声研究成果而成,这是其古声纽音类研究的成果。二十三纽大多居于一、四等地位,这种现象启黄侃疑窦,再加上邹汉勋已经提出等韵一、四等为古音的观点,黄侃便开始运用等韵知识审视自己的古声体系,由此步入古声纽的音值研究领域。最终,黄侃把居于三等地位的群、于二纽以及居于假四等地位的喻、邪二纽定为今变声,古声十九纽体系就此定型。黄侃的古本声研究,是一个音类研究与音值研究交替进行的过程。

黄侃以段玉裁、戴震、孔广森、江有诰等人的古韵分部成果为基础,得出古韵二十八部,这是其古韵部音类研究的成果。以古声十九纽为标准,考察《广韵》二百零六韵,得出三十二类仅含古本声的韵,归并开合,最终得到居于一、四等地位的古本韵二十八部,这是其古韵部音值研究的成果。与古本声研究略有差异,黄侃的古本韵研究,是音类与音值分别进行,最后相互印证的过程。(下转第71页)

令各种思想在脑际纵横交错并付诸笔端,这些思想体现了“狼文学”作家对生命意义的无尽的探索与追求。

“狼文学”作家是创作悲剧与传奇的作家,他们在对现实的“文明生活”悲观失望的同时,又不甘沉沦地将爱、勇气与力量融入其作品深处,使小说中的人物成为生活和自然的丛林法则中的王者或牺牲品。“狼文学”是他们以冷静的观察

培植的带着寒气的一朵朵奇葩,也是他们用一颗火热的心谱写的一曲曲爱的恋歌。因此,看似水火不容的粗犷、强悍的自然主义与传奇、梦幻的浪漫主义在“狼文学”作家的笔下完美地结合了,惟其如此,才显出了“狼文学”的博大与深沉。其作品的艺术魅力可谓大象无形,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民,进而铸就了文学史上一座不可磨灭的丰碑——“狼文学”。

#### 参 考 文 献

- [1]夏征农.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
- [2](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 [3]虞建华.杰克·伦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
- [4]张祝祥,杨德娟.美国自然主义小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5](美)珍·克雷赫德·乔治.狼群中的朱莉[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11.
- [6]姜戎.狼图腾[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 [7]郭雪波.狼与狐[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
- [8](法)尼古拉斯·范尼尔.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 [9]何马.藏地密码 10·神圣大结局[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
- [10](美)杰克·伦敦.野性的呼唤[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
- [11]CLAUDIA D, JOHNSTON. Understanding The Call of the Wild: A student Casebook to Issues, Sources, and Historical Documents [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12]殷国明.漫话狼文学[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 [13](加)欧·汤·西顿.狼王洛波[M].北京:新时代出版社,2012.
- [14]杨志军.藏獒[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 [15]吴定柏.美国文学大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 [16](美)唐纳德·皮泽尔.美国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 [17]蒋承勇.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上接第 66 页)要之,黄侃的古音体系,绝非“乞贷论证”的结果。可惜黄侃本人未能清楚区分音类研究与音值研究这两个范畴,混淆了古音研究

与古本音研究,所以才会令后之学者对黄侃的古音体系推求过程产生诸多悬想、诸多争议。

#### 参 考 文 献

- [1]黄侃.黄侃论学杂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2]黄侃述;黄焯编.文字声韵训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9.
- [3]林语堂.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C]//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1933:239-242.
- [4]谢一民.蕲春黄氏古音说:增订本[M].台湾:大通书局,1971:181.
- [5]潘从规,陈绍棠.中国声韵学[M].台湾: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78:261.
- [6]王力.王力文集:第十七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373-414.
- [7]陈新雄.古音研究[M].台湾:五南出版有限公司,1999:402.
- [8]李开.黄侃的古音学:古本声十九纽和古本韵二十八部[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265.